清史稿/卷2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三十一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三十二

► 卷二百三十三

列傳十九 希福〈（子帥顏保曾孫嵩壽）〉范文程〈（子承勳 承斌 孫時繹 時捷 時綬 時紀 曾孫宜恆 四世孫 建中）〉 寧完我 鮑承先

希福

希福，赫舍里氏。世居都英額，再遷哈達。太祖既滅哈達，希福從其兄碩色率所部來歸。居有頃，以希福兼通滿、漢、蒙古文字，召直文館。屢奉使蒙古諸部，賜號「巴克什」。旗制定，隸滿洲正黃旗。

天聰二年，太宗伐察哈爾，以希福使科爾沁徵兵，土謝圖額駙奧巴止之曰：「寇騎塞路，行將安之？即有失，誰執其咎？」希福曰：「君命安得辭？死則死耳，事不可誤也。」遂行。再宿，達上所，復命曰：「科爾沁兵不赴徵，土謝圖額駙奧巴方率所部行掠，掠竟乃來耳。」上怒，使希福再往，以壯士八人從。行四晝夜，道遇敵，擊殺三十餘人，卒至科爾沁，以其兵來會。明年，奧巴來朝，上命希福與館臣庫爾纏輩責讓之，奧巴服罪，上駝馬以謝。敘功，授備禦。從伐明，薄明都，敗明兵於城下。攻大凌河，援兵自錦州至，與譚泰爭先奮擊，破之。師還，又力戰敗追兵，進游擊。

崇德元年，改文館為內三院，希福為內國史院承政。尋授內弘文院大學士，進二等甲喇章京。二年，請禁造言惑眾，違者罪之，著為令。三年，偕大學士范文程建言定部院官制。希福雖以文學事上，官內院，筦機務，然常出使察哈爾、喀爾喀、科爾沁諸部，編

戶口，置牛錄，頒法律，亭平獄訟；時或詣軍前宣示機宜，相度形勢，覈諸將戰閥，行賞，諭上德意於諸降人。每還奏，未嘗不稱旨也。順治元年，譯遼、金、元三史成，奏進，世祖恩賚有加。

希福故與譚泰有隙，屢誚其衰慵。譚泰暱附攝政睿親王多爾袞，因與其弟譚布構希福妄傳王語，謂堂餐過侈，詆謾諸大臣，構釁亂政，罪當死；王命罷官削世職，並籍其家。八年二月，世祖親政，雪其枉，仍授內弘文院大學士，复世職。九年，世祖以希福事太祖、太宗，銜命馳驅，殫心力。曩定鼎燕京，希福方削籍，功未賞，乃一歲三進為三等精奇尼哈番，世襲。是年十一月，卒，贈太保，謚文簡。長子奇塔特，襲職。乾隆初，定封三等子。

帥顏保，希福次子。康熙初，聖祖念希福事先朝久，躬預佐命，用大學士范文程、額色黑例，超授內國史院學士。八年六月，遷吏部侍郎。七月，授漕運總督。九月，疏言：「淮安水陸孔道，乃十五里中為關者三，板閘有鈔關，淮安有倉稅，隸戶部；清江有稅廠，隸工部。胥役繁冗，商民耗資失時，請減三為一，合併稅額，省胥役，便商民。」下部議，戶部言倉稅並鈔關便；工部言稅廠徵船料諸稅，葺治漕船，並鈔關不便。上心韙帥顏保言，下九卿科道再議，卒如所請。九年正月，疏言：「淮、揚被水，高郵、宿遷、桃源、鹽城、贛榆災尤重。舊逋漕米，例當補徵，民力不能勝。」下部議，請改折，仍補徵。上以諸縣頻歲被災，民重困，下部再議，免舊逋漕米三萬一千石有奇。十二年正月，偕河道總督王光裕疏請漕運畢事，當復舊例，舉劾所屬文武官吏。既得請，疏薦山東糧道遲日巽、河南糧道範週、無錫知縣吳興祚等，劾溧陽知縣王錫範等。十三年，吳三桂兵犯江西，十月，命帥顏保帥所部移鎮南昌。十二月，安親王岳樂師至，命罷還。十七年，岳樂進軍湖南，復命鎮南昌。九月，移吉安。十八年三月，招降吳三桂部將五十餘、兵萬餘。十九年八月，逮尚之信勘治，命帥顏保移鎮南雄、韶州。十月，命罷還。二十年五月，遷工部尚書。十二月，移禮部尚書。二十三年十二月，卒。子赫奕，自侍衛累遷工部尚書。

嵩壽，希福曾孫。雍正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乾隆二年，冊封安南國王黎維禕，以侍讀充正使，賜一品服。累擢內閣學士。十四年，頒詔朝鮮，擢禮部侍郎。十九年，襲一等子爵。二十年，卒。

范文程

范文程，字憲斗，宋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純仁十七世孫也。其先世，明初自江西謫瀋陽，遂為瀋陽人，居撫順所。曾祖鏸，正德間進士，官至兵部尚書，明史有傳。

文程少好讀書，穎敏沈毅，與其兄文寀並為瀋陽縣學生員。天命三年，太祖既下撫順，文寀、文程共謁太祖。太祖偉文程，與語，器之，知為鏸曾孫，顧謂諸貝勒曰：「此名臣後也，善遇之！」上伐明，取遼陽，度三岔攻西平，下廣寧，文程皆在行間。

太宗即位，召直左右。天聰三年，復從伐明，入薊門，克遵化。文程別將偏師徇潘家口、馬蘭峪、三屯營、馬欄關、大安口，凡五城皆下。既，明圍我師大安口，文程以火器進攻，圍解。太宗自將略永平，留文程守遵化，敵掩至，文程率先力戰，敵敗走。以功授世職游擊。五年，師圍大凌河，降其城，而蒙古降卒有陰戕其將叛去者，上怒甚，文程從容進說，貸死者五百餘人。時明別將壁西山之巔，獨負險堅守未下，文程單騎抵其壘，諭以利害，乃請降。上悅，以降人盡賜文程。

六年，從上略明邊，文程與同直文館寧完我、馬國柱上疏論兵事，以為入宣、大，不若攻山海。及師至歸化城，上策深入，召文程等與謀。文程等疏言：「察我軍情狀，志皆在深入。當直抵北京決和否，毀山海關水門而歸，以張軍威。若計所從入，惟雁門為便，道既無阻，道旁居民富庶，可資以為糧。上如慮師無名，當顯諭其民，言察哈爾汗遠遁，所部歸於我，道遠不可以徒行，來與爾國議和，假爾馬以濟我新附之眾。和議成，償馬值；不成，異日興師，荷天之寵，以版圖歸我，凡軍興而擾及者，當量免賦稅數年。此所謂堂堂正正之師也。否則，作書抵近邊諸將吏，使以議和請於其主，為期決進止。彼朝臣內撓，邊將外諉，遷延逾所期，我師即乘釁而入。我師進，利在深入；否，利在速歸；半途而返，無益也。」疏入，上深嘉納之。

七年，孔有德等使通款，而明兵迫之急，上命文程從諸貝勒帥師赴援；文程宣上德意，有德等遂以所部來歸。自是破旅順，收平島，討朝鮮，撫定蒙古，文程皆與謀。

崇德元年，改文館為內三院，以文程為內秘書院大學士，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。初，旗制既定，設固山額真。諸臣議首推文程，上曰：「范章京才誠勝此，然固山職一軍耳，朕方資為心膂。其別議之。」文程所典皆機密事，每入對，必漏下數十刻始出；或未及食息，復召入。上重文程，每議政，必曰：「范章京知否？」脫有未當，曰：「何不與范章京議之？」眾曰：「范亦云爾。」上輒署可。文程嘗以疾在告，庶務填委，命待范章京病已裁決。撫諭各國書敕，皆文程視草。初，上猶省覽，後乃不復詳審，曰：「汝

當無謬也。」文程迎父楠侍養，嘗入侍上食，有珍味，文程私念父所未嘗，逡巡不下箸。上察其意，即命徹饌以賜楠，文程再拜謝。

世祖即位，命隸鑲黃旗。睿親王多爾袞帥師伐明，文程上書言：「中原百姓蹇離喪亂，備極荼毒，思擇令主，以圖樂業。曩者棄遵化，屠永平，兩次深入而復返。彼必以我為無大志，惟金帛子女是圖，因懷疑貳。今當申嚴紀律，秋毫勿犯，宣諭進取中原之意：官仍其職，民復其業，錄賢能，卹無告。大河以北，可傳檄定也。」及流賊李自成破明都，報至，文程方養疴蓋州湯泉，驛召決策，文程曰：「闖寇塗炭中原，戕厥君後，此必討之賊也。雖擁眾百萬，橫行無憚，其敗道有三：逼殞其主，天怒矣；刑辱搢紳，拷劫財貨，士忿矣；掠人貲，淫人婦，火人廬舍，民恨矣。備此三敗，行之以驕，可一戰破也。我國上下同心，兵甲選練，聲罪以臨之，卹其士夫，拯其黎庶。兵以義動，何功不成？」又曰：「好生者天之德也，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。國家止欲帝關東則已，若將統一區夏，非乂安百姓不可。」翌日，馳赴軍中草檄，諭明吏民言：「義師為爾复君父仇，非殺爾百姓，今所誅者惟闖賊。吏來歸，復其位；民來歸，復其業。師行以律，必不汝害。」檄皆署文程官階、姓氏。

既克明都，百度草創，用文程議，為明莊烈愍皇帝發喪，安撫子遺，舉用廢官，蒐求隱逸，甄考文獻，更定律令，廣開言路，招集諸曹胥吏，徵求冊籍。明季賦額屢加，冊皆毀於寇，惟萬曆時故籍存，或欲下直省求新冊，文程曰：「即此為額，猶慮病民，其可更求乎？」於是議遂定。論功，並遇恩詔，進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加拖沙喇哈番，賜號「巴克什」。復進二等精奇尼哈番。

順治二年，江南既定，文程上疏言：「治天下在得民心，士為秀民。士心得，則民心得矣。請再行鄉、會試，廣其登進。」從之。五年正月，定內三院為文臣班首，命文程及剛林、祁充格用珠頂、玉帶。七年，睿親王多爾袞卒。八年，大學士剛林、祁充格以附睿親王妄改太祖實錄，坐死。文程與同官當連坐，上以文程不附睿親王，命但奪官論贖。是歲即復官。九年，遇恩詔，復進世職一等精奇尼哈番，授議政大臣，監修太宗實錄。

時直省錢糧多不如額，一歲至缺四百餘萬，賦虧餉絀。文程疏言：「湖廣、江西、河南、山東、陝西五省亂久民稀，請興屯，設道二、同知四，令督撫選屬吏廉能敏幹者任之，以選吏當否為督撫功罪。官吏俸廩，初年出興屯母財，次年以所穫償。自後皆出所穫，官增而俸不費。屯用牛，若穀種，若農器，聽興屯道發州縣倉庫以具。屯始駐兵，地荒蕪多而水道便者，以次及其餘。地無主，若有主而棄不耕，皆為官屯。民原耕而財不足，

官佐以牛若穀種，分所穫三之一，三年後為民業。編保甲，使助守望，絕姦究。若無財，官畀以傭值。民將逭飢，流亡當大集。初年所穫糧草，聽屯吏儲留，出陳易新，為次年毋財；有餘，畀近屯駐軍，勿為額以取盈。三年所穫浸多，僦舟車運以饋餉。毋煩屯吏，毋役屯民，毋用屯牛。屯所在州縣吏受興屯道　　指揮，屯吏稱其職，三歲進二秩，視邊俸；不職，責撫按糾舉；有所徇，則並坐：所謂信賞必罰也。」上深韙其議。

十年，復與同官疏：「請敕部院三品以上大臣，各舉所知，毋問滿、漢新舊，毋泥官秩高下，毋避親疏恩怨，舉惟其才，各具專疏，臚舉實跡，置御前以時召對。察其論議，覈其行事，並視其舉主為何如人，則其人堪任與否，上早所深鑑，待缺簡用。稱職，量效之大小，舉主同其賞；不稱職，　　量罪之大小，舉主同其罰。」上特允所請。

上勤於政治，屢幸內院，進諸臣從容諮訪。文程每以班首承旨，陳對稱上意。嘗值端陽，諸臣散直差早，上曰：「乘藉天休，猥圖安樂，人情盡然。特欲逸必先勞，俾國家大定，其樂方永。不然，樂亦暫耳。」復言：「人孰無過，能改之為美。成湯盛德，改過不吝。若明武宗嬉遊無度，諉罪於其臣，豈修己治人之道耶？」文程因奏：「君明臣良，必交勉釋回，始克荷天休，濟國事。」上曰：「善。自今以往，朕有過即改。卿等亦宜黽勉，毋忘啟沃可也！」上嘗命遣官蒞各省卹刑，文程言：「前此遣滿、漢大臣巡方，慮擾民，故罷。今四方水旱災傷，民勞未息，宜罷遣使。現禁重囚，令各省巡撫詳勘，有可矜疑，奏聞裁定。」上從之。文程論政，務簡要，持大體，多類是。

十一年八月，上加恩輔政諸臣，特加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，文程疏謝，因自陳衰病，乞休。九月，上降溫諭，進太傅兼太子太師，致仕。上以文程祖宗朝舊臣，有大功於國家，禮遇甚厚：文程疾，嘗親調藥餌以賜；遣畫工就第圖其像，藏之內府；賚御用服物，多不勝紀；又以文程形貌頎偉，命特製衣冠，求其稱體。聖祖即位，特命祭告太宗山陵，伏地哀慟不能起。康熙五年八月庚戌，卒，年七十。上親為文，遣禮部侍郎黃機諭祭，賜葬懷柔紅螺山，立碑紀績，謚文肅，御書祠額曰「元輔高風」。文程子承廕、承謨、承勳、承斌、承烈、承祚，承謨自有傳。

承勳字蘇公，文程第三子也。以任子歷官御史、郎中。康熙十九年，譚弘叛，聖祖命承勳與郎中額爾赫圖如彝陵，趣將軍噶爾漢戰，並督湖廣轉粟運軍。二十年，師進攻雲南，命趣軍督餉如故。二十二年，還京，監崇文門稅。二十三年，上命九卿舉廉吏，承勳與焉，遷內閣學士。二十四年，授廣西巡撫，疏免容縣、鬱林州追徵陷賊後逋賦；定諸屬徵米，本折兼納。二十五年，擢雲貴總督，疏定雲南援剿兩協駐軍地，裁貴州衛十五、

所十，改并州縣，並增設縣七。二十七年，湖廣兵亂，雲南時歲鑄錢，錢壅積，軍餉十之三皆予錢，軍勿便。會移左協赴尋甸，遂鼓譟為變，省城兵亦將起應，承勳誅其渠二十一人，亂乃弭。遂疏罷雲南鑄錢，以銀供餉。二十八年，番阿所殺土目魯姐走匿東川土婦安氏所，　　出掠為民害。事聞，上命郎中溫葆會承勳等如東川檄安氏獻阿所，斬之。

雲南自吳三桂亂後，康熙二十一年訖二十七年，逋屯賦當補徵，承勳疏請分年附徵，上命悉蠲之。二十九年，疏定雲南秋糧，本折兼納，貴州提督馬三奇請軍餉折銀，承勳疏言：「折賤困兵，折貴病民，宜以時損益。秋成，各府察市值，本折兼納。」三十一年，疏設永北鎮，罷洱海營，增置大理府城守將吏。三十二年，入覲。

三十三年，遷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六月，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卒，上難其人，以授承勳。並諭：「承勳堅定平易，當勝此任。」承勳上官，琉移鳳陽關監督駐正陽關。江西民納糧，出貲俾吏輸省城，謂之腳價，尋以違例追入官，承勳疏請罷追，部議不可，上特允其請。江南地卑濕，倉穀易朽蠹，承勳疏請「江蘇、安徽諸州縣，歲春夏間，以倉穀十二三平糶，出陳易新」。又以江南賦重，疏請「州縣經徵分數，視績完多寡為輕重。康熙十八年後逋賦分年附徵，俾寬吏議，紓民力」。皆如議行。三十五年，淮、揚、徐諸府災，疏請發省倉米十萬石，續借京口留漕鳳倉存麥，治賑，民賴以全。三十八年，授兵部尚書。三十九年，命監修高家堰堤工。四十三年，工成，加太子太保。五十三年，卒。

承勳初授廣西巡撫，入辭，上誡之曰：「汝父兄皆為國宣力，汝當潔己愛民，毋信幕僚，沽名妄作。」及自云貴總督入覲，上方謁孝陵，承勳迎謁米峪口，上曰：「汝父兄先朝舊臣，汝兄复盡節。朕見汝因思汝兄，心為軫戚。不見汝八九年，汝鬚髮遂皓白如此。郊外苦寒，以朕所禦貂冠、貂褂、狐白裘賜汝。汝且勿更衣，慮中風寒。明日可服以謝。」聖祖推文程、承謨舊恩，因厚遇承勳如是。

時繹，承勳子。雍正初，自佐領三遷為馬蘭鎮總兵。四年，命署兩江總督。是年，遷正藍旗漢軍都統。五年，移鑲白旗漢軍都統，並署總督如故。十二月，時繹疏：「請自雍正六年始，江蘇、安徽各州縣應徵丁銀，均入地畝內徵收。」地丁並徵始此。六年，授戶部尚書，仍署總督。時繹在官，嘗疏請就通州運河入海處，作涵洞以時蓄洩。規揚州水利，濬海口，疏車路、白塗、海溝諸水，泰州運鹽河為之堤。鹽城、如皋諸水入海處，為之閘若涵洞。釐兩淮鹽政，增漕標廟灣、鹽城二營兵吏。皆下部議行。上以蘇、松諸處多盜，時繹戢盜才絀，命以江蘇七府五州盜案屬浙江總督李衛。衛名捕江寧民張云如

以符呪惑眾謀不軌，而時繹嘗與往還，衛因論劾。八年，命尚書李永昇會鞫得實，誅云如，解時繹任。召還京，命董理太平峪吉地。旋復命協理河東河務，河東總督田文鏡復以誤工論劾，諭曰：「朕以范時繹為勳臣後，加以擢用。硃鴻緒嘗奏時繹廉，至日用不能給，朕深為動念，優與養廉。後知時繹例所當得，未嘗不取。朕猶令增糈，蓋欲遂成其廉，使殫心力於封疆也。顧時繹袒私交，容姦宄，朕复密諭李衛善為保全。且范氏為大僚者，惟時繹及其從弟時捷，勳臣後裔，漸至零落，朕心不忍，所以委曲成全之者至矣。復命協理河務，豈意伏汛危急，時繹安坐於旁，置國事弁髦，視民命草芥。負恩瘝職，他人尚不可，況時繹乎？」逮治，部議坐云如獄論斬，上复特宥之。授鑲藍旗漢軍副都統。十年，授工部尚書，兼鑲黃旗漢軍都統。十二年，罷尚書。十三年，復以侍衛保柱劾行賄，下部議罪，尋遇赦。乾隆六年，卒。

承斌，文程第四子，襲一等精奇尼哈番。卒。

時捷，承斌子。自參領再遷為陝西、寧夏總兵。康熙五十七年，署陝甘提督。雍正元年，授陝西巡撫。三年，遷鑲白旗漢軍都統。五年，年羹堯得罪，世宗以羹堯嘗舉時捷，及羹堯敗，事連時捷，罷都統，授侍衛。八年，授散秩大臣，護陵寢。是時，時捷從兄時繹以協理河東河務誤工罷黜，世宗以文程諸孫無為大僚者，命時捷署古北口提督，直隸總兵官聽節制，詔勉以改過。旋移陝西固原提督。乾隆元年，例改一等子。二年，以病召還，授散秩大臣。三年，卒。

建中，時捷孫，襲一等男。自副參領再遷副都統、侍郎。嘉慶四年，授戶部尚書，署正黃旗漢軍都統。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，出為杭州將軍。五年，卒，謚恪慎。

時綬，文程諸孫。雍正間，自筆帖式累遷至戶部郎中。乾隆初，复累遷至湖北布政使。十六年，署湖南巡撫，疏言：「湘陰、益陽諸縣，察有私墾千餘頃，皆瀕洞庭，歲旱方穫，請緩昇科。洞庭諸私垸窒水道，勸禁增築。」報可。十八年，移江西巡撫，病免。二十一年，起授戶部侍郎，署都統，請赴西路屯田。二十四年，副都統定長劾時綬役兵漁利，遣使就讞，時綬未嘗役兵，特其僕從藉事求利，命奪官，交定長責自效。二十六年，授頭等侍衛，遷鑲藍旗漢軍副都統、吏部侍郎、哈爾沙爾辦事。三十一年，遷左都御史，仍留哈爾沙爾辦事。三十二年，授湖北巡撫。入對，上以時綬弱不能任封疆，三十三年，复授都統、左都御史。三十五年，遷工部尚書。明年，罷。四十七年，卒。

時紀，亦文程諸孫。乾隆初，以任子授工部員外郎。四遷，署廣東按察使。二十五年，

俸滿入覲，諭范氏無大僚，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。二十六年，授工部侍郎。二十七年，疏請就京南諸州縣開田植稻，下直隸總督方觀承察土宜酌行。屢移倉場、戶部、禮部諸侍郎。四十二年，以年衰改副都統。尋卒。

宜恆，時綬子。乾隆中，自鑾儀衛、整儀衛，五遷，為福建福寧鎮總兵。四十七年，授正藍旗漢軍副都統。五十七年，授工部侍郎。嘉慶元年，遷戶部尚書。二年，卒。

文程曾孫行又有宜清，乾隆間官盛京工部侍郎；四世諸孫建豐，嘉慶時官吏部侍郎：皆以漢軍任滿缺，一時稱異數云。

寧完我

寧完我，字公甫，遼陽人。天命間來歸，給事貝勒薩哈廉家，隸漢軍正紅旗。天聰三年，太宗聞完我通文史，召令直文館。完我入對，薦所知者與之同升，鮑承先其一也。尋授參將。四年，師克永平，命與達海宣諭安撫。又從攻大凌河及招撫察哈爾，皆有功，授世職備禦。五年七月，初置六部，命儒臣賜號「榜式」得仍舊稱，餘稱「筆帖式」。

完我遇事敢言，嘗議定官制，辨服色。十二月，上疏言：「自古設官定職，非帝王好為鋪張。慮國事無綱紀也，置六部；慮六部有偏私也，置六科；慮君心宜啟沃也，置館臣；慮下情或壅蔽也，置通政。數事相因，缺一不可。上不立言官，不過謂我國人人得以進言，何必言官。臣請明辨之，我國六部既立，曾見有一人抗顏論劾者否？似此寂寂，豈國中真無事耶？舉國然諾浮沉，以狡滑為圓活，以容隱為公道，以優柔退縮為雅重，上皇皇圖治，亦何樂有此景像也？況今日秉政者，豈盡循理方正？屬僚既不敢非長官，局外又誰敢議權貴？臣知國中事，上亦時得聞知，然不過猶古之告密，孰若置言官，興利除害，皆公言之之為愈耶？言官既設，君身尚許指摘，他人更何忌諱？苟不至貪污欺誑，任其盡言，勿為禁制，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妙術也。若謂南朝言官敗壞，此自其君鑑別不明，非其初定制之不善也。我國'筆帖式'，漢言'書房'，朝廷安所用書房？官生雜處，名器弗定。不置通政，則下情上壅，勵精圖治之謂何也？至若服制，尤陶鎔滿、漢第一急事。上遇漢官，溫慰懇至，而國人反陵轢之。漢官不通滿語，每以此被辱，有至傷心墮淚者，將何以招徠遠人，使成一體？故臣謂分別服色，所繫至大，原上勿再忽之也。臣等非才，惟耿介忠悃，至死不變。昨年副將高鴻中出領甲喇額真，臣具疏請留；今游擊范文程又補刑曹，諒臣亦不得久居文館。若臣等二三人皆去，豈復得慷慨為上盡言乎？」疏入，上頗韙之，命俟次第舉行。

六年正月，完我疏言：「昨年十一月初九日，自大凌河旋師，上豫議今年進取，至誠惻怛，推心置腹，藹然家人父子。臣敢不殫精畢思，用效駑鈍。臣聞千里而戰，雖勝亦敗。近年將士貪欺之習，大異於先帝時，更張而轉移之。上固切切在念，而曾未顯斡旋之術。人心不鍊，必不得指臂相使之用。分軍駐防，萬難調停，雖諸葛復生，無能為也。又況蜂蠆有毒，肘腋患生，疑貳之祖大壽，率寧、錦瘡痍之眾，坐伺於數百里間，杞人之見，不得不慮及也。」三月，上決策自將伐察哈爾，而完我以為大凌河降卒思遁，宜先圖山海，還取錦州，因上疏諫。四月，師西出，度興安嶺，次都勒河，偵言林丹汗西走。完我與同值文館范文程、馬國柱合疏申前議，略言：「師已度興安嶺，察哈爾望風遠遁，上威名顯襮。臣度上且罷西征，轉而南入。上憐士卒勞苦，不能長驅直入，徒攜子女、囊金帛而歸。苟若是，大事去矣！昔者遼左之誤，諉諸先帝；永平之失，諉諸二貝勒。今更將誰諉？信蓋天下，然後能服天下。臣等為上籌之，以為當令從軍蒙古，每人擇頭人三二輩，挾從者十餘人，從上南入，餘悉遣還部。然後嚴我法度，昭告有眾，師行所經，戒殺戒掠，務種德樹仁，宏我後來之路。今此出師，諸軍士賣牛買馬，典衣置裝，離家益遠，見財而不取，軍心怠矣，取則又蹈覆轍。上豈不曰'我厲禁取財，其孰敢違'？上耳目所及，或不敢犯；耳目所不及，孰能保者？無問蒙古部長，及諸貝勒，稍稍擾民，怨歸於上，此上所當深思者也。與其以長驅疲憊之兵入宣、大，孰若留精銳有餘之力取山海。臣等明知失上旨，但既見及此，不容箝口也。」是時上已決用兵於宣、大，五月，上駐歸化城，召完我等計事。完我等疏論機宜，語詳文程傳。翌日，上諭蒙古諸部及諸貝勒申軍律，蓋採完我等前疏所陳也。

七年正月，完我疏言：「近日朝鮮交益疏，南朝和未定，沈城不可以常都，兵事不可以久緩，機會不可以再失。漢高祖屢敗，何為而帝？項羽橫行天下，何為而亡？袁紹擁河北之眾，何為而敗？昭烈屢遘困難，何為而終霸？無他，能用謀不能用謀，能乘機不能乘機而已。夫天下大器也，可以智取，不可以力爭。臣請以棋喻，能者戰守攻取，素熟於胸中，百局而百不負。至於取天下，是何等事，而可以草草僥倖耶？自古君臣相需，先帝時，達拉哈轄五大臣，知有上不知有人，知有國不知有家，故先帝以數十人起，克成大業。上今環觀國中，如五大臣者有幾人耶？每侍上治事，不聞諫諍，但有唯阿；惟務苟且，不肯任勞怨。於國何利？於上何益？釣餌激勸，振刷轉移，臣望上於旦暮間也。古人有言：'騏驥之局促，不如駑馬之安步；孟賁之狐疑，不如庸夫之必至；雖有堯、舜之智，吟而不言，不如喑啞之指揮。'此言貴能行之。臣謹昧死上言，惟上裁擇。」

完我他所獻替，如論譯書，謂：「自金史外，當兼譯孝經、學、庸、論、孟、通鑑諸籍。

」論試士，謂：「我國貪惰之俗，牢不可破，不當祗以筆舌取人，試前宜刷陋習，試後宜察素行。且六部中，滿、漢官吏及大凌河將備，當悉令入試，既可覘此等人才調，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，庶同貴此途不相冰炭也。」論六部治事，謂：「六部本循明製，漢承政皆墨守大明會典，宜參酌彼此，殫心竭思，就今日規模，別立會典。務去因循之習，漸就中國之制度，庶異日既得中原，不至於自擾。昔漢繼秦而王，蕭何任造律，叔孫通任制禮。彼猶是人也，前無所因，尚能造律制禮；今既有成法，乃不能通其變，則又何也？六部漢承政宜人置一通事，上亦宜以譯者侍左右，俾時召對，毋使以不通滿語自諉。」完我疏屢上，上每採其議。完我又嘗疏薦李率泰、陳錦，皆至大用。惟論用兵，力主自寧、錦直攻山海，不原出宣、大；孔有德、耿仲明降時，完我疏言當收其兵入烏真超哈，繼又言有德、仲明暴戾無才，其兵多礦徒，食盡且為盜：皆未當上旨。

九年二月，范文程上言薦舉太濫，舉主雖不連坐，亦當議罰。完我亦疏請功罪皆當並議，略言：「上令官民皆得薦舉，本欲得才以任事，乃無知者假此幸進，兩部已四五十人，其濫可見。當行連坐法，所舉得人，舉主同其賞；所舉失人，舉主同其罪；如有末路改節，許舉主自陳，貸其罪。如採此法，臣度不三日，請罷舉者十當八九；其有留者，不問皆真才矣。」上並嘉納。

完我久預機務，遇事敢言，累進世職二等甲喇章京，襲六次，賜莊田、奴僕，上駸駸倚任，顧喜酒縱博。初從上伐明，命助守永平，以博為禮部參政李伯龍及游擊佟整所劾，上為誡諭，宥之。十年二月，复坐與大凌河降將甲喇章京劉士英博，為士英奴所訐，削
世職，盡奪所賜，仍令給事薩哈廉家。是年改元崇德，以文館為內三院，希福、文程、承先皆為大學士，完我以罪廢，不得與。

及世祖定鼎京師，起完我為學士。順治二年五月，授內弘文院大學士，充明史總裁。是年及三年、六年，並充會試總裁。又命監修太宗實錄，譯三國志、洪武寶訓諸書，复授二等阿達哈哈番。八年閏二月，大學士剛林、祁充格得罪，完我以知睿親王改太祖實錄未啟奏，當奪職，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覆讞，以為無罪，得免。三月，調內國史院大學士，命班位祿秩從滿洲大學士例。尋授議政大臣。

十一年三月，疏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姦，臚舉名夏塗抹票擬稿簿，刪改諭旨，庇護同黨，縱子掖臣為害鄉里，凡七事；復言：「從古奸臣賊子，黨不成則計不行。何則？無真才，無實事，無顯功，故必結黨為之虛譽。欲黨之成，附己者雖惡必護，異己者雖善必仇，行之久而入黨者多。若非審察鄉評輿論，按其行事，則黨固莫可破矣。臣竊自念，

壯年孟浪疏庸，辜負先帝，一廢十年。皇上定鼎，始得隨入禁地，謹守臣職，又復十年，忍性緘口。然愚直性生，遇事勃發，埋輪補牘，雖不敢行；若夫附黨營私以圖富貴，臣寧死不為也。皇上不以臣衰老，列諸滿大臣；聖壽召入深宮，親賜御酒。臣非土木，敢不盡　　心力圖報。名夏姦亂日甚，黨局日成。人鑑張煊而莫敢言，臣不憚舍殘軀以報聖主。」名夏坐是譴死。八月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三年，加少傅兼太子太傅。

十五年九月，以老乞休，溫諭命致仕。康熙元年正月，聖祖念完我事太宗、世祖有勞，命官一子為學士。四年四月，卒，謚文毅。雍正六年七月，世宗命錄完我子孫，得曾孫蘭，以驍騎校待缺，賜宅，予白金五百。

鮑承先

鮑承先，山西應州人。明萬曆間，積官至參將。泰昌元年，從總兵賀世賢、李秉誠守瀋陽城，遷開原東路統領新勇營副將，城守如故。經略熊廷弼疏請獎勵諸將，承先預焉，加都督僉事銜。是歲為天命五年。太祖已克開原，乃自懿路、蒲河二路進兵向瀋陽。承先偕世賢、秉誠出城，分汛駐守，見太祖兵至，皆不戰退。上令左翼兵逐承先等，迫瀋陽城北，斬百餘級而去。七年三月，上克瀋陽、遼陽，世賢戰死，承先退保廣寧。八年正月，克西平堡，承先從秉誠及總兵劉渠、祁秉忠等自廣寧赴援，渠、秉忠戰死，承先與秉誠敗走，全軍盡殪。巡撫王化貞棄廣寧走入關，游擊孫得功等以廣寧降。承先竄匿數日，從眾出降，仍授副將。

天聰三年，太宗自將伐明，自龍井關入邊，承先從鄭親王濟爾哈朗略馬蘭峪，屢敗明兵，承先以書招其守將來降。師進薄明都，承先复招降牧馬廠太監，獲其馬騾以濟師。明經略袁崇煥以二萬人自寧遠入援，屯廣渠門外，憑險設伏。貝勒豪格督兵出其右，戰屢勝。是時承先以寧完我薦直文館，翌日，上誡諸軍勿進攻，召承先及副將高鴻中授以秘計，使近陣獲明內監系所並坐，故相耳語，云：「今日撤兵乃上計也。頃見上單騎向敵，有二人自敵中來，見上，語良久乃去。意袁經略有密約，此事可立就矣。」內監楊某佯臥竊聽，越日，縱之歸，以告明帝，遂殺崇煥。

四年，師克永平，承先從，以書諭遷安諸紳硃堅台、卜文煥以城降，遂取灤州。上命承先與副將白格率鑲黃、鑲藍二旗兵守遷安，立台堡五，明兵來攻，力戰卻之。明監軍道張春、總兵祖大壽等合諸軍攻灤州，貝勒阿敏令承先以守遷安兵守永平。及灤州破，阿敏棄永平，率諸將出冷口，東還瀋陽。上命定諸將棄地罪，以承先、白格守遷安，完城

退敵，釋弗問。五年，從攻大凌河，降翟家堡。

六年十一月，上詢文館諸臣，考各部啟心郎優絀以為黜陟。承先與寧完我、范文程疏言：「當察其建言，或實心為國，或巧言塞責，以為去留。」七年五月，孔有德、耿仲明來降，泊舟鎮江。承先疏言：「用舟師攻明宜急進，否則，明亦廣練舟師以御，即不能為功。」七月，既克旅順，承先復請移鎮江諸艦泊蓋州，收旁近諸島，以仁義撫其人。

八年五月，上伐明大同，明總督張宗衡、總兵曹文詔等遣承先子韜齎書請和。初，承先降，明人執韜系應州獄，至是出之，使以書來，山行，遇土謝圖濟農兵，奪其騎，斫韜及從者，皆死。兵去，韜復甦。有馮國珍者，送韜至貝勒代善營，令與承先相見，遂使入謁上。上見韜創甚，留軍中，遣國珍齎書還。

九年正月，承先疏言：「臣竊見元帥孔有德、總兵耿仲明為其屬員請敕，上許其自行給劄。帝王開國，首重名器，上下之分，自有定禮。倘欲加意招徠遠人，可諭吏部奏請給劄，使恩出上裁。」上不謂然，諭曰：「元帥率眾航海遠來，厥功匪小。任賢勿貳，載在虞書。朕推誠待下，前旨已行，豈可食言？承先敗走乞降，今尚列諸功臣，給敕恩養。豈遠來歸順諸將吏反謂無功？朕此言亦非責承先也，彼以誠入告，朕亦以誠開示之耳。」

旋自察哈爾得元傳國璽，承先請命工部製璽函，卜吉日，躬率群臣郊迎入宮，仍以得璽敕示滿、漢、蒙古，上從之。既，承先與文館諸臣隨諸貝勒文武將吏請上尊號。崇德元年，改文館為內三院，承先授內秘書院大學士。三年，改吏部右參政。四年，漢軍八旗制定，承先隸正紅旗。五年，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明錦州，令防守袞塔。耕時明兵傷我農民，承先退避不及援，坐論死，上宥之。尋以病解任。順治元年，世祖定鼎燕京，承先從入關，賜銀幣、鞍馬。二年，卒，命大學士范文程視含斂。

子敬，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，官河北總兵。康熙四年，剿流賊郝搖旗，縱不追，坐降四級。復起為大同總兵。入為鑾儀衛鑾儀使。卒。

高鴻中與承先同直文館。克永平四城，承先助守遷安，而令鴻中助守灤州，蓋使文館諸臣習武事。旋以鴻中領甲喇額真。天聰五年，設六部，授刑部承政。六年，疏論刑部事當釐正者四，謂：「諸臣敕書賜免死，有罪宜先去'免死'字，更有罪乃追敕書，不當遽議削奪。諸臣坐罪輒罰鍰，非古制；且罰鍰視職崇庳，不問罪輕重，宜有定程。滿民有罪待讞，所屬牛錄若家主，輒與讞獄吏同坐，辨論紛擾，擬嚴定以罪，著為令。刑曹讞

獄，滿、漢官會讞，民不便，宜令滿官主滿民獄訟，漢官主漢民獄訟。」旋复條奏時政，上諭文館諸臣曰：「上書建言，固不可禁遏。鴻中疏多言古人過失，昔元成吉思皇帝子察罕代以刀削樫柳為鞭，曰：'我國，父皇所定；此樫柳鞭，乃我所手創也。'其臣俄齊爾塞臣曰：'非先帝鳩工製此刀，則此樫柳豈能以指削，以齒齧耶？凡此土地人民一切諸政，皆先帝所創立。'今榜式等當以此等事相啟迪，毋妄議前人為也。」既又疏論兵，略謂：「上策宜薄明都，中策先取山海。當申軍令，毋辱婦女，毋妄殺人，毋貪財物。有以離家久得財多而勸還師者，上毋為所惑。」九年，以所屬戶口耗減，坐黜。

論曰：太祖時，儒臣未置官署。天聰三年，命諸儒臣分兩直，譯曰「文館」，亦曰「書房」；置官署矣，而尚未有專官，諸儒臣皆授參將、游擊，號榜式；未授官者曰「秀才」，亦曰「相公」。崇德改元，設內三院，希福、文程、承先及剛林授大學士，是為命相之始。希福屢奉使，履險效忱，撫輯屬部；文程定大計，左台贊襄，佐命勳最高；完我忠讜耿耿，歷挫折而不撓，終蒙主契；承先以完我薦直文館，而先完我入相，參預軍畫。間除敵帥，皆有經綸。草昧之績，視蕭、曹、房、杜，殆無不及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